

額濟納河沿岸漢代邊防的遺跡

劉衍淮

- 一、大戈壁區的額濟納河
- 二、漢代在居延地區的設防與撤防
- 三、本區古跡的勘察
- 四、漢代設防的重要地點
 1. 博羅叢井
 2. 黑城
 3. 葱都爾
 4. 義肯代班井
 5. 保哈代班井
 6. 狼心山
 7. 北地灣
 8. 地灣城
 9. 双城子
- 五、漢代防地的建築與組織
 1. 亭障與亭障
 2. 塢壁與邸閣
 3. 烽燧
 4. 編組
- 六、額濟納河一帶烽燧的數量
附重要參考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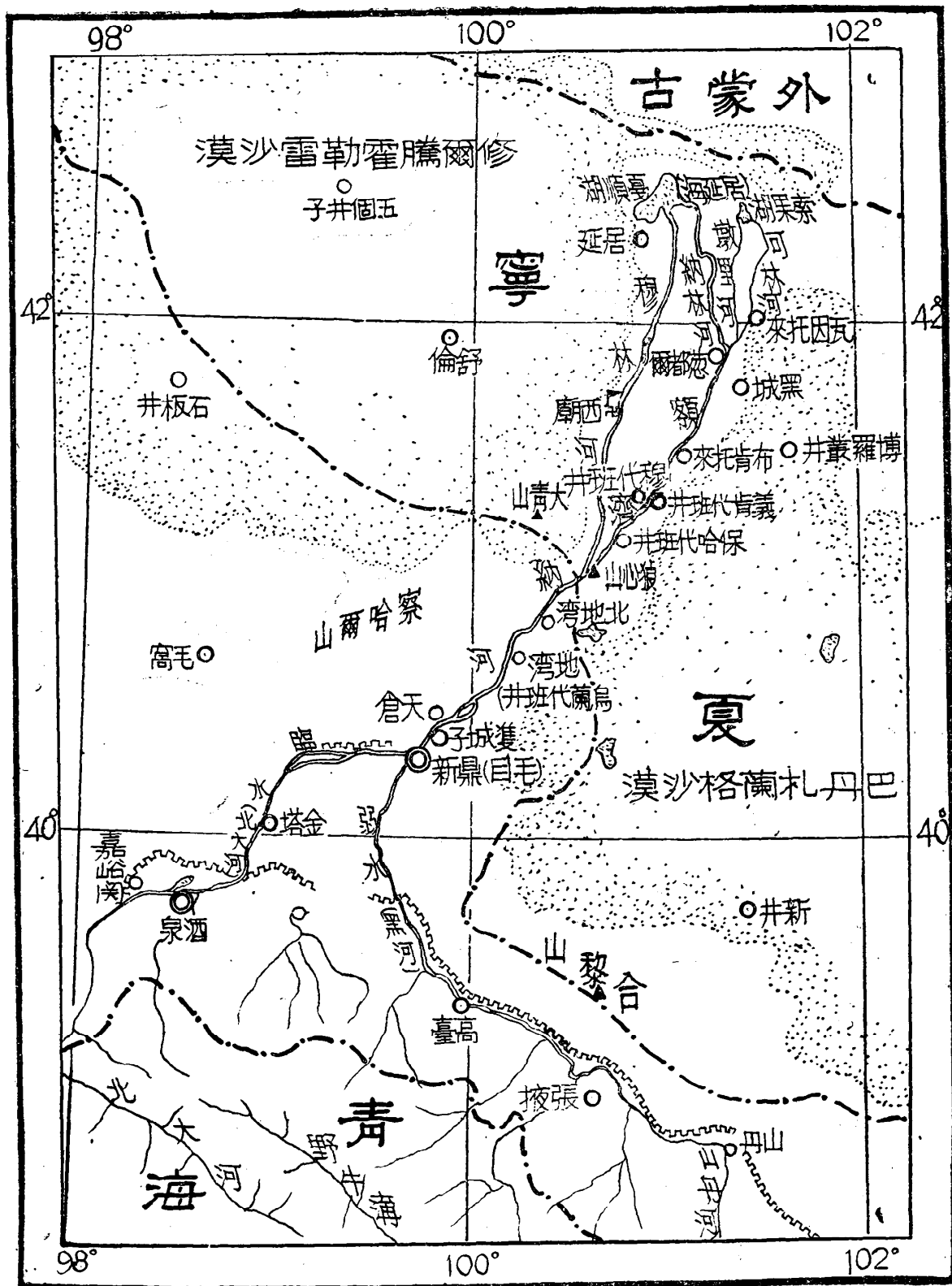
一、大戈壁區的額濟納河

我國北部地方西起東經九五度，東到一一五度，南自北緯三八度，北到北緯四八度，這東西長約經度二〇度，南北寬緯度一〇度的地區，四面爲山脈所包圍，是一個海拔一千公尺上下的內陸盆地，氣候乾燥，草木稀少，一般稱之爲大戈壁，也有「瀚海」「沙漠」等名稱。實則這一內陸大盆地，地面微有起伏，較高的隆起部分，細砂爲風吹去，地面堅硬，滿佈石礫，在我國西北方言中，稱這種石礫荒野爲戈壁，而低窪部分，則積有流沙，風吹沙動，表面形成波浪式的沙丘，是爲沙漠或沙窩，一般說來，大戈壁區石礫戈壁所佔面積較大，沙漠所佔面積略小。

大戈壁地區因爲氣候乾燥，水草缺乏，通行不易，僅於有河湖或泉的零星地點，有水有草，可供遊牧住宿，因之自古以來穿過大漠的縱橫駝隊路線，僅以連接此等水草地的數條爲限。在大戈壁的西部，有一條發源於青海祁連山，經過甘肅西北河西走廊，向東北流入寧夏西北部居延海盆地的一條河，這河在古代被稱做弱水，由張掖到鼎新的一段，也叫做黑河或甘州河，在鼎新縣城附近，會合由酒泉流來的臨水或北大河。鼎新到居延海的一段，現以蒙語名稱額濟納河著聞（參見第一圖）。鼎新到居延海的這一段額濟納河，長約三五〇公里，河水大部分消耗於鼎新附近農業區的灌溉，但東北流入居延海盆地索果與憂順兩湖的水量，據估計每年仍有三到四億立方公尺，因之這一河流，就其長度和流量而論，在大戈壁區內流河中，實在是第一大河。

二、漢代在居延地區的設防與撤防

額濟納河尾間與外蒙接壤，自古以來是北方夷人南侵的天然路線，現今居住在這一地區的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蒙古部落，



域流河納濟額圖一第

就是古代由西北方阿爾泰山地區移來的額魯特蒙古人的後裔。在漢代，以外蒙為根據地的匈奴人，時常經由這一水草豐富地帶，入侵國境，爲了打擊犯邊的匈奴，漢武帝在元狩二年夏，曾派霍去病和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天漢二年夏，有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匈奴戰。爲了防禦匈奴由這一帶入侵，武帝時代曾開關河西四郡，並且在太初二年，益發戍卒十八萬，於酒泉以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關於居延，漢書上還說到太初三年夏，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又說居延是酒泉要路，築塞其上以扼其來，名遮虜。居延塞就是遮虜障，當時居延是郡縣，最初屬酒泉太守，後來改隸張掖，居延澤在居延縣東北。居延是漢朝對付匈奴的防線的最前哨，自此到後方的酒泉和張掖，沿着額濟納河或弱水的河岸，築亭障，設烽燧，駐兵防守，兼營屯田，亘一百數十年之久。到了光武帝建武六年，因爲夷患減小，而國庫開支太大，就開始裁併郡縣，到建武二十二年，又因爲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詔罷諸亭候吏卒，居延縣和沿額濟納河的障塞，必然是人去屋空，從此廢棄。以後胡人繼有其地，魏孝明帝正光二年，曾處柔然薄羅門於西海郡地。更後，突厥，回紇，黨項，蒙古相繼侵佔此區，而有在元代被稱做亦集乃名城的發展，但是沿額濟納河的其他漢代亭障烽臺，都失去了意義，任其荒廢。由於這一帶氣候乾燥，風蝕之外，雨水的冲刷與腐蝕作用甚微，加以此帶人烟稀少，人類的破壞作用不大，故漢代烽臺障壁，迄今已歷二千餘年，遺跡仍然清楚可辨。

三、本區古跡的勘察

本世紀的初年，有俄人柯斯羅夫 (Koslov) 及英人斯坦因 (Aurel Stein) 先後在居延海及額濟納河一帶考查過，著有遊記和科學報告，講述本區的廢城古跡和所發掘到的古物。以後又有美人瓦爾廼 (Langdon Warner) 遊歷到過這裏，寫了一本定名為「中國的漫長古老道路」的遊記。民國十六年 (西曆一九二七年) 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 (Sven Hedin) 和北平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合組西北科學考查團，作者有幸參加爲團員之一，五月末旬以駝隊自包頭出發，橫穿大戈壁西行，於九月底到額濟納河北部西岸的葱都爾，停留月餘，期間作者並曾沿河南行，到鼎新縣城而歸，十一月初方離葱都爾西行，前往新疆。考查團徐炳昶團長，曾有徐旭生西遊日記之作，記述此行見聞。斯文赫定團長著有「大旅行記」，戈壁之謎二書及一些科學考查報告。團員黃文弼在其所著「蒙古新疆兩地考古經過」中，記述他在額濟納河流域考察情形頗詳。瑞典團員貝格曼 (Folke Bergman) 曾先後三次到這一帶考察，著有簡略及詳細報告多篇。黃文弼首先發現少數漢簡，而貝格曼則後來掘獲漢簡一萬多條，業由勞榘整理考釋，著爲「居延漢簡」三巨冊，對於漢代在居延地帶設防情形，以及當時制度文物，作有詳盡研究，在歷史學上貢獻的偉大，真可謂空前。

四、漢代設防的重要地點

作者於這次西北考查，於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第一次在博羅叢井見到漢代烽臺，以後經過被人疑為漢代居延城遮虜障所在的破城黑城到葱都爾，以及十月中下旬往返鼎新縣，所見烽臺障塞的古跡甚多，現將幾處重要的，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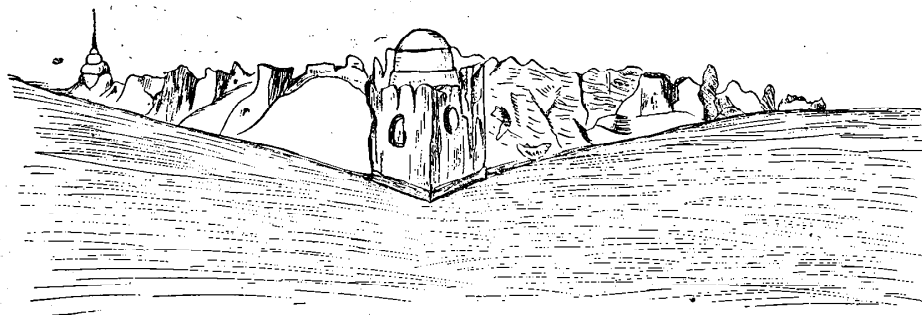
1. 博羅叢井 在黑城東南方約三十五公里、申報館中華民國新地圖及中國地學研究所中華標準地圖上註為博羅松治，地有砂岩



臺 烽 井 叢 羅 博 圖 二 第

丘陵三個，上有烽臺，西南角的丘陵較高，臺高十數公尺，與以後所見漢代烽臺大致相同，為用土坯砌成（見第二圖）、蒙人已利用此臺作為崇佛識路的鄂博。地面遺有古代陶片，附近並有破房基及疏林一片，因位於橫貫大戈壁主要駝隊交通線上，有漢商四家，住蒙古包中。自此西北行到黑城的路上，蘇惠胡圖一帶！尚見烽臺土丘數處，勞榦假定博羅叢井曾是漢代卅井候官治地。

2. 黑城 博羅叢井東北約三十五公里處有一無人破城，叫做黑城，西距額濟納河約十數公里，此破城南牆長四二五公尺，西牆長三六七公尺，是在這一地區所見到的最大的一座古城，城垣是唐宋以後的建築，城的西南角有一類似回教寺院的圓頂建築，而西北隅則有一葫蘆形喇嘛教的高塔（見第三圖），城中有一高臺，東南角有類似漢障的土堆，確否難定。由這裏的建築及考查人士先後所發現的各種文字紙



(望 眺 方 南 西 由) 城 黑 圖 三 第

長寬各爲四十二公尺，烽墩每邊寬六公尺半。作者於十六年十一月一日由鼎新返回葱都爾時，經過此地，曾予測量，附近尚有烽臺多處。隔河西方尚有另一亭障廢址，瑞典團員貝格曼曾在該地掘出許多漢簡，地名穆代班井，蒙語破城子之謂，勞榦推斷或爲漢甲渠候官駐地、義肯代班井東北約二十五公里處的布肯托來，有長城遺跡。

5. 保哈代班井 義肯代班井西南約三十五公里處，額濟納河東岸，臨河有一小破城，方形，每邊牆寬十八公尺，附近也有烽臺，一如沿淦所見者，地名保哈代班井，可能也是漢代候官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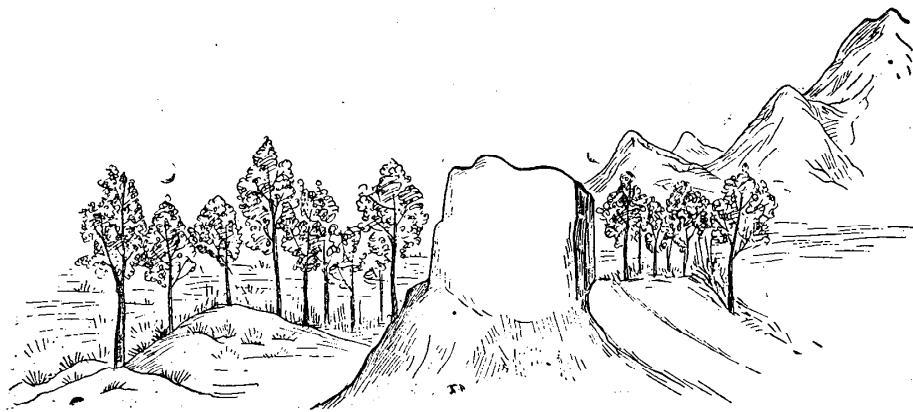
爾都葱在員人團查考學科西北 圖四第

1. 定赫文斯爲者衣大着立中
2. 臺土障亭代漢見可景背後樹

片及其他古物古錢，可以斷定黑城是唐宋以後的古城，從來無人在此發現漢簡。黑城西北方的阿都那科拉，沙拉胡魯，直到額濟納河畔，尚見殘臺斷壁多處，有的似爲漢代遺物之以後曾被利用者，勞榦以爲黑城或爲漢居延縣郡所在。

3. 葱都爾 西北科學考查團曾在額濟納河西岸的葱都爾停留月餘，並設一氣象臺於該處，作有連續二年的觀測，地有土臺，爲流沙所掩，似爲漢代亭障故址（見第四圖）。附近並有類似長城的土牆數段，葱都爾西南約十公里處，也有烽臺狀土墩及殘垣，這一帶與其他沿河地區相同，白楊及其他雜木成林，有的甚爲高大茂密、檉柳與芨芨草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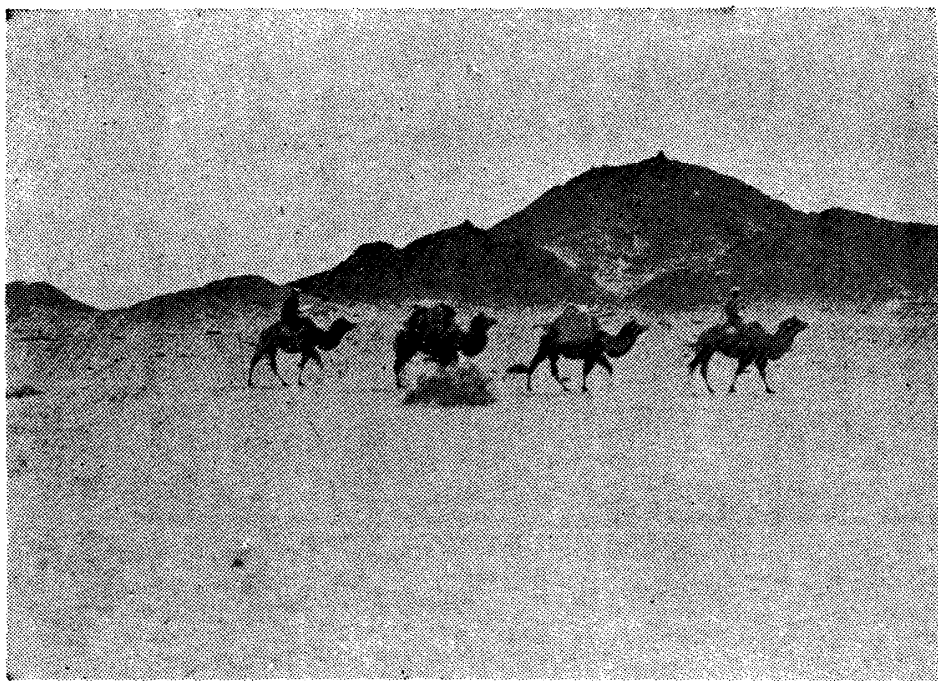
4. 義肯代班井 葱都爾西南大約八十公里在額濟納河東岸，地名義肯代班井，有烽臺土墩及小破城堡一座，呈正方形，



臺烽岸河近附山心狼 圖五第

(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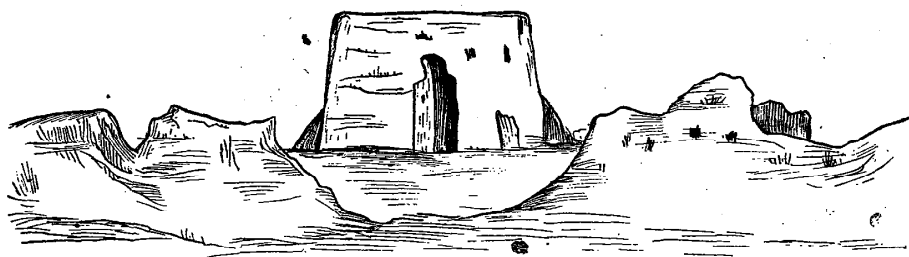
6. 狼心山 保哈代班井南方約十公里有一大體爲東西走向的山脈，長約二三十公里，最高峯出地面也不過二百公尺，漢人稱之爲狼心山，蒙古人則呼之爲巴音博克圖。而中外地圖則多註明爲庫克烏拉。山頂山麓及沿山路旁，每隔數里就有烽墩一座（見第五圖）。山上烽墩也像博羅叢井的所見，被蒙人加以裝飾，成爲崇佛識路的鄂博（見第六圖）。這山的西端，止於額濟納河的河底，隔河不遠處，遙見有大致和狼心山在一條線上的較高較大的山脈。由西南流來的河水，就在狼心山附近，歧分爲二，西支名穆林河，東支爲額濟納河，同入居延海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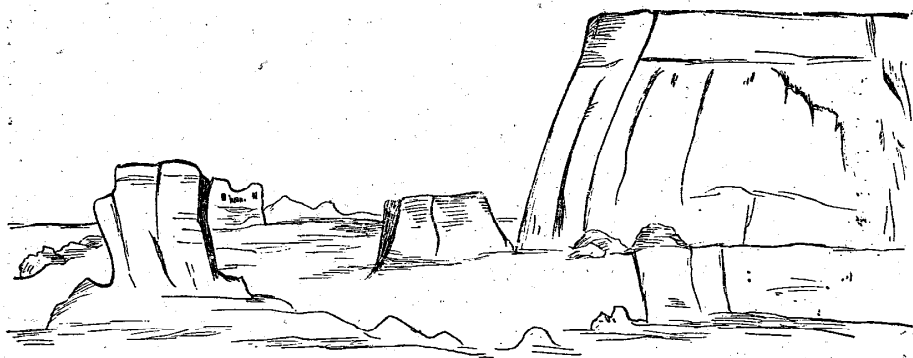
臺烽頂山及山心狼 圖六第
(淮衍劉 者作爲者駝四第騎)

7. 北地灣 保哈代班井西南大約六十五公里處，就是大約相當於國防研究院印行中華民國地圖集第三冊丁三四甘肅寧夏西部人文圖中札克特諾寧的位置的地方，臨河有烽臺及障塞遺跡，圍牆長方形，東西兩面的圍牆各長三十二公尺，南北兩面的牆則爲十六公尺，南西兩面有門，河的對岸似乎也有破城子。

8. 地灣城 上述北地灣小破城的西南約六公里處，另有一個規模較大的破城及壘堡，鼎新漢人稱此地爲東地灣，而蒙古人則呼之爲烏蘭代班井，紅城子之謂。作者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及二十八日兩次經過此地，曾畫了這一古跡的略圖數幅（見第七圖第八圖）。並見地面有瓦片陶片頗多，這破城離大路約二公里，西臨河，城外東邊有一條南北方向的沙岡，似爲舊日最外面的圍牆經風雨侵蝕破壞而成的，城的東牆正中有一爲高大厚牆所包圍的土堡，這或者就是所謂障，爲方形，每邊寬約二十公尺，土牆厚約三公尺，高約十二公尺，有門向西，這破城的西南北三面的牆和堡居正中的東牆，



(望東向面西由) 面正城破灣地東 圖七第



(望北向南由) 面側城破灣地東 圖八第

都已殘破，東西兩牆各長約六十公尺，南北兩牆各長約四十八公尺，以後瑞典團員貝格曼曾在此發掘出大批漢簡，根據勞幹的考證，認為此地可能是漢代肩水候官的駐地，在漢簡中也常把肩水候官城，稱做肩水金關。

9. 雙城子 地灣城西南約三十公里，地名雙城子，現為鼎新縣屬農業村落，人民引額濟納河水灌田，溝渠縱橫，農業鼎盛。十六年十月底作者過此時，見渠水溢流，道路多為水淹，通行須迂迴繞道，地有長方形破城一、為漢代遺跡，附近尚有其他破城，黃文弼曾在此掘得漢簡。本地渠名萬年渠，另有長城遺跡，當地人傳說城垣為秦始皇所築，實則應係漢代在居延地區設防時期所修建。自此直到鼎新縣城十數公里，渠田相連，長城也幾乎是連續不斷。

五、漢代防地的建築與組織

根據作者及考查團其他團員之所見，在額濟納河沿岸，南自鼎新縣城，北至瓦因托來的二百六十餘公里長的路線上，漢代為防禦匈奴而建造的烽臺障堡，遺跡甚多，河的東岸較多，西岸較少，每隔數公里就有烽臺，近者相距僅二或三公里，而遠者也不過四或五公里。每隔十數到二十公里就有一個小堡，每隔三四十公里，就有一座小城。根據黃文弼的估計，每隔十華里必有一個烽墩，三十華里必有一堡，可容數十人，每百華里必有小城圈。

1. 亭隧與亭障 塞上守烽火之土臺建築，叫做亭或隧，隧字和墜相通，在漢簡上也被寫作「隧」或「墜」，並且連稱「亭隧」。塞上要險處築城，置官吏士兵防守，稱做障，例如遮虜障。城障加築土臺以通烽火的就稱做亭障，史記有「築亭障以逐戎人」之句。亭障也就是候，候與候通，是伺望敵人的土堡。候設候官。

2. 塢壁與邸閣 亭外小城叫做塢，也稱為壁，在居延漢簡中壁字多寫為辟，考查團所獲漢簡中，有幾條對於「塢」有如下文字：

□長七丈七尺塢。

一塢高丈四尺，按高六尺，銜□高二尺五寸，任高二丈三尺。

樂昌隧次鄉亭卒迹不在遂上塢為□。

塢上荳火一

關於「辟」有一簡上書：

徐子禹自言家居延西第五辟用田作為事。

(136)

邸就是邸閣，是懸空架木的樓閣，障塞多有之，用以儲糧，換言之，就是倉庫，沿額濟納河的漢障遺址中，尚多能見到樓柱及橫木或其痕跡。

3. 烽燧 烽在漢簡上常寫作彘或作蓬，是亭墜上所舉的信號，信號也叫做候表。漢書賈誼傳有「候望烽燧不得臥」之句，註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頭懸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則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則然之，以望其煙，曰燧」，因而烽燧並稱。當時烽臺上使用的告驚信號有四種：

一、表或作彘，使用赤色與白色繒布，用於白晝。

二、煙，也是用於白晝。

三、苣火，就是炬火，夜晚用之。

四、積薪，晝夜兼用。

居延漢簡中有一條，上書：

匈奴人入塞及金關以北，塞外亭墜見匈奴人舉蓬煙和□，五百人以上能舉二蓬。」

4. 編組 由居延漢簡的研究，可知當時此區烽燧，是由都尉來管理，都尉則受太守的指揮，都尉以下，設有候官，候長，和嗾長等，候官與候長之間，還有障尉，管理所屬的烽燧。

候官仿照縣的組織，設有掾屬，候長是百石有秩，可比鄉嗾長，嗾長管理一嚆的事，略比亭長，戍卒的數目，大約是最少的三人。在墨子號令篇中有「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北至城者三表」的古制，可以證明。稍大的可有三十人，最大的則能有百人以上，因為烽燧和郵驛有密切關係，驛有驛史又驛卒，並備有官馬，烽燧兼有郵驛，故許多亭障需有較大的營房和較多的人員，就額濟納河沿岸烽燧障塞遺跡的規模來看，和候官，障尉，嗾長的三級制度，完全符合。至於都尉，則駐在縣城或較大的候官城，規模更大，戍卒騎士更多。

六、額濟納河一帶烽燧的數量

自鼎新到瓦因托來長約二百六十公里的額濟納河沿岸，烽燧障塞的遺跡，連續不斷，根據作者及考查團其他團員所見的烽臺，估計共有一五〇到二〇〇之數，這些亭墜的名稱，大多數都可以由貝格曼與黃文弼所發掘到的萬餘漢簡中得知之，勞榘在其巨著居延漢簡中，曾列舉由漢簡所得知之候嚆隸屬和名稱，在漢代，這一地帶設有兩個相當縣級的都尉，北為居延都尉，南為肩水都尉。

居延都尉下轄：居延、殄北、卅井、甲渠等四個候官，這四個候官下轄：右遮虜；制北、殄北；遮要、累虜、吞遠、萬歲、

卅井；甲渠、不侵、誠北、第四、第廿三、夷虜等十四個候，這十四個候屬下共有七十三個隧。

肩水都尉下轄：肩水、廣地、橐佗三個候官，這三個候官則轄有：東部、南部、北部、井東、累虜(?)；疆漢、南部(?)，右前，右後；橐佗，中部等十一個候，如此處肩水候官所屬累虜候，與卅井候官之所屬累虜候爲重複，廣地候官所屬南部候與肩水候官所屬南部候爲重複，都不計算，則肩水都尉轄三個候官九個候，所屬的隧則共有四十八個，這兩個都尉區已知名的有候官七個，候二十三個，隧一百二十一個，此外，尚有隸屬不明的候隧亭或者也有百餘處，所以有人說在此帶曾見烽墩共約有二百座，並非估計得太多。

附：重要參考資料

1. 勞 幹 居延漢簡 圖版之部與考釋之部三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民國四十六年三月與四十九年四月
2. 劉衍淮 中國西北氣象考查與旅途部分觀測資料 師大學報第十一期下冊 民國五十五年五月
3. 徐旭生 西遊日記 西北科學考查團叢刊之一 十九年九月
4. Hedin, Sven Across the Gobi-Desert New York 1933
5. Hedin, Sven Neue Forschungen in Mittelasien und Tibet Petermanns Geographischen Mitteilungen Gotha 1935 Heft 9/10
6. Bergman, Folke Travels and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in Mongolia and Sinkiang History of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art IV.
7. Koslow u. Kasnakow, Reisen in der Mongolei und Kam, Petersburg 1906 u. 1908
8. Stein, Sir Aurel Innermost Asia, London 1928
9. Warner, Langdon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New York 1926